

归乡的幸福

□刘小红



岁末寒冬，归期渐近。那句“我们回家过年”，或是“我们已在路上”，总能抚平一年的劳累，甚至“今年回家过年吗”也成了聊天的话题。家族群里的一则消息，让团圆的期盼愈发热烈。

新婚燕尔的侄女，婚后便定居在海滨城市，生了孩子小纯纯后，因小家伙受不了长途奔波，这两年都是在外地过年。前几天，她突然在家族群里说：“今年我要带着宝贝回家！”这话立刻让家族群里洋溢着温馨，聊天的焦点一下子都集中在了这个粉嘟嘟的小宝贝身上。

母亲戴上老花镜，一遍遍点开侄女发过来的照片和视频，看着那可爱的重孙摇摇晃晃学走路的样子，嘴角就从来没有合上过。她不停念叨着：“孩子回来可真是太好了，都两岁了还没见过呢。”说着，心里又多了几分牵挂和忧虑，一遍遍叮嘱着侄女：“路上一定要小心，提前给孩子准备好保暖衣物。”侄女也一遍遍回复、安慰着：“奶奶您放心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您别担心。”

家族群里的消息落定，母亲的牵挂，便化作了日复一日的忙碌。赶集时，她总会留意城里没有的手工摊，专程捎回制作虎头帽的料子，打算亲手为重孙做一顶红嘟嘟的虎头帽；蒸馒头时，不停嘱咐家人，要蒸些小侄女爱吃的素肉丸和包子；包饺子时，永远记得孩子对猪肉过敏，专程买来鱼肉和虾仁，亲手包了拇指大的三鲜馅饺子，就连饺子皮，也用菠菜、胡萝卜汁做成了彩色款。

她还忙着为孩子准备全新的小被子、小褥子，把床单被罩反复清洗，铺在太阳底下，一遍遍晾晒，总念叨着太阳晒过的被子最暖和，要早早准备妥当。母亲翻出箱底尘封多年的针线筐，戴上老花镜，对着照片悄悄地笑，嘴里轻声地念叨着“我的小重孙哟”，一边做着针线，一边哼着熟悉的歌谣。

母亲的手不如从前灵活，眼睛也花了，捏着银针的手指微微颤抖，穿针引线总要眯眼试好几次，却依旧端端正正坐在阳台上缝补。我们一再劝她歇一歇，母亲却始终摇头，嘴里说着：“外头卖的哪有我做得实在？活里活表的

新棉花，贴身又暖和，孩子皮肤嫩，就得用实打实的。再好的物件，也不如我亲手做的。”

冬日的阳光洒在阳台上，映亮了母亲满头的银丝，发丝在光里轻轻晃动，像撒了一把细碎的雪。我望着她微微弯着的脊背，恍惚间与记忆里的画面重叠——那时母亲也是这样坐在阳台，为我的儿子缝小被褥、做棉衣棉裤，针脚细密、动作麻利。彼时，她头发还未全白，肩背尚且挺直，眼神也清亮，不像如今，连穿针引线都要反复辨认。可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，她手里的针线，缝的都是一样的牵挂。阳光漫过她的发梢，落在布满皱纹的手上，我看着看着，眼眶突然发热，视线也跟着模糊。

母亲总攥着缝了一半的针线，望着窗外出神，嘴角不自觉地漾着温柔的笑意，想来是在脑补小纯纯跌跌撞撞扑进她怀里的模样，那笑意里，满是藏不住的期待。就这样忙碌着，年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。

团圆的日子在母亲的忙碌和全家的期盼里一天天靠近，我不难想象，过年时有了这个白胖的小宝贝，家里会多出多少热闹与喜悦。光是想着他戴着红嘟嘟的虎头帽，跌跌撞撞在雪地里玩耍的模样，我的嘴角就忍不住上扬。母亲更是日日盼着、念着孩子的模样，眉眼间尽是欢喜。

春节的幸福，从来都是藏在这些琐碎的期盼与奔赴里，是母亲指尖的线脚，是侄女行囊里的牵挂，是一家人跨越山海也要相聚的执念，更是代代相传的年味与温情，是坚守背后那份被家人温暖着的心安。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家伙，或许还不懂“年”的意义，却早已成了这场团圆里最珍贵的礼物。

此刻，母亲还在阳台上忙碌，针线穿过棉布那细微的沙沙声，伴着熟悉的歌谣，和着窗外的风声，是一曲动听的旋律。侄女也正在收拾行囊，准备带着海岛的特产朝着家的方向赶来。我坐在窗前，看着院子里晾晒的春联“福”字，风卷着“福”字的边角轻晃，心底的暖意，漫过了整个寒冬。我们就这样各自忙碌，憧憬着相聚时的欢乐，筹备着归家的一切，年，就这么越来越近了。

相片记年

□阿蒲

眼看又是新的年轮，你忽然发觉，自己已很久没有回老家走走了。记忆像蒙尘的窗，需要亲手推开，才能照见里头的光景。于是，你拣了一个晴日，自驾车从东港出发，驶过二十里路，回到那座快要被遗忘的老屋。

推开院门，脚步声在空荡的堂前回响。你径直走上楼，推开父母生前卧室的房门。房间里仍弥漫的被褥气味，时间在这里走得很慢。你移开靠墙的抽屉——就在一叠布料边角，静静躺着一张巴掌大小的黑白合照。你轻轻捏起它，在窗前摊平。这是你出生以来，在新年里拍下的第一张全家福。那时你才6岁，山里的风还带着早春的料峭，吹得人鼻尖发红。你和哥哥、表弟都穿着中山装，扒在方桌边上埋头吃饭，耳朵却竖着，偷听大人们热闹的谈笑。不知是谁从门外探进头来，喊了一句：“拍照的师傅来了……”父亲那时喝了点酒，闻言立刻站起身来，朝外挥手：“叫师傅等等，阿拉今年也要拍！”

你们被大人拉到堂前的檐下列好。哥哥和表弟围着那台黑匣子似的相机转来转去。哥哥笑得嘴角快要咧到耳根，那笑容鲜活得像枝头初绽的梅。表弟虽小，眼神却静，望着镜头的模样已有几分渔家少年早熟的沉稳。只有你，平日漫山遍野跑惯了的野孩子，忽然被按在这样一个郑重其事的情景里，浑身都不自在。你瞪圆了眼，拳头攥得死紧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嘴唇被咬得发白，连眉头也皱成了疙瘩。师傅一遍遍喊：“看这里，看镜头，笑一笑呀……”你却梗着脖子，硬生生把脸扭向一旁。

如今再看，你忍不住又想笑，又想哭。照片里的人，早已走的走、散的散。可偏偏是这张谁也不够“标准”的全家福，留住了那年山里新年的风，留住了每个人最本真的模样——包括那个紧张得几乎要逃跑的你。

你将照片轻轻搁回原处，合上抽屉。咔嚓一声轻响，仿佛也关上了一段泛黄的童年。转身走向自己的卧室，却在书桌边缘瞥见一张从相框边缘溜出来的照片。你俯身拾起，小心吹去浮尘——是另一张合影，人更多了，色彩也从黑白转成了淡淡的彩色。

2011年年底，父亲肺癌晚期的诊断像一块冰，沉沉压在每个人心上。正

月初二，全家去小展舅舅家拜年。父亲素来爱酒，那日却异常安静，只夹几筷清淡的菜，慢慢咀嚼。席间无人提起病情，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些家常，笑声有些干，话头总在某个瞬间悄悄断掉。你知道，这或许是父亲最后一个春节了，于是轻声提议：“拍张照吧。”表弟搬来凳子，表姐扶着父亲缓缓坐下，母亲很自然地偎到他身边，嫂子挽着哥哥、侄子……一大家子人，挤在舅舅家不大的院落里。镜头按下的一瞬，你看见父亲微微抬眸，眼里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——那笑意里有释然，有牵挂，还有一片深潭般静默的眷恋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成了父亲在世最后一张全家合影。一个月后，他便安静地走了。

父亲离去后，母亲的身影显得越发瘦小。每年除夕，你们仍会回老屋吃年夜饭，但往往不到7点便匆匆赶回东港。直到有一年，你实在不忍心留她一人守岁，便独自留下来陪她。母亲忙前忙后，把后屋的被子抱到院子里晒得蓬松柔软。除夕夜，你和母亲在床头看春晚，话不多，只是偶尔说起从前的琐事。将近10点，母亲轻轻推你：“去睡吧，明早还要去给你阿爹拜坟头岁呢。”你拗不过她，回到后屋躺下。闭眼不久，隔壁传来母亲均匀而安稳的鼾声，伴着窗外零星的鞭炮响，竟让你觉得格外心安。零点，一阵密集的爆竹声骤然响起，你推开窗，看见夜色被焰火照得如同白昼——那一瞬间，你抓起相机，对准窗外，定格了一片璀璨如梨花的夜空。后来每次翻到这张照片，你总会默然良久：那是最后一次，陪母亲跨年。

你继续往后翻动相册，照片的色彩渐渐鲜亮起来。这些年，全家不再执着于回老家过年，脚步越走越远——广东温润的冬日、秦皇岛清冷的海风、北京胡同里红艳的灯笼、南京秦淮河朦胧的夜色，都成了背景。镜头里，女儿总是打扮得明亮亮的，对着镜头比“耶”，笑容像跃出云层的朝阳。

都说照片是时光的容器，盛着无法重来的过往。每一张都是一枚坐标，标记着岁月的河流转弯处，也镌刻着血缘里不曾褪色的温度。那些定格的瞬间，像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珍珠，被记忆的线轻轻串起，连成一段独属于你——也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——新年纪事。